

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纵横谈

打通军事理论创新“最后一公里”

■朱小宇

当前,军事理论创新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各项研究在面上已经铺开,深度上却突破不够,真正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呼之欲出却又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究其原因在于,对信息化战争的认识“不深不透”,许多研究停留在知性认识阶段。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促成知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提高军事理论创新深度思考能力,打通军事理论创新“最后一公里”。

对信息化战争认识处于知性认识阶段,军事理论创新“原始积累”薄弱

所谓知性认识,是人们从一定认识框架和实践目的出发,对客观事物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由日、时级发展到时、秒级,由此得出信息化战争时间浓缩的认识。相当的军事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一般停留于对类似成果进行阐释、注解,向纵深突破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与感性认识相比,知性认识多少有一些理性成分,是经过思维加工的初级产品。主要表现在:其一,是对事物某一方面、某一层面的概括,是一种经验性归纳,而没有反映整体、本质的普遍联系。如,现在对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认知有:武器装备一体化、作战力量一体化、指挥控制一体化、作战行动一体化、支援保障一体化,但只是对作战要素的认识,没有形成对作战体系整体运行特性的认识。其二,一定程度上而言,一些“概念”的内涵认识不清不深,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表述。如“立体机动、全域作战”中的“全域”,只是一种指称,确切的内涵和规定性正在探索之中。其三,一些认识还处在定性解释阶段,如,只知道“数据链能极大提高作战能力”,但怎么提高、能提高多少不清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基于“不深不透”的认识,军事理论创新面临着“基础不牢”“原始积累不够”的问题。一方面,难以提出新的理论。对研究对象处于“月朦胧、鸟朦胧”的认

要点提示

- 对研究对象处于“月朦胧、鸟朦胧”的认识阶段,要想提出新理论,犹如盲目地向一个看不见的靶标射击一样,不仅要浪费大量子弹,而且即使击中靶心也无从知晓。
●为什么军事理论创新难以突出重围?就在于没有将知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区分开,没能将知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得理论创新链条断裂。
●科学的知识构建方法是军事理论向纵深发展、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保证。

识阶段,要想提出新理论,犹如盲目地向一个看不见的靶标射击一样,不仅要浪费大量子弹,而且即使击中靶心也无从知晓。另一方面,提出的理论缺乏科学性、针对性。如,基于信息化战争的知性认识,提出了一些诸如精打要害、联合制敌的概念等,但因没有体现信息化战争的本质规律,存在着科学化水平低、很难落实到建设及演练实践之中的问题。

促成知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打通军事理论创新认识链路

为什么军事理论创新难以突出重围?就在于没有将知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区分开,没能将知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得理论创新链条断裂。黑格尔认为,知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思维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思维的第一阶段,其本质在于认识事物的规定性和差别性,后者是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其本质在于认识事物的矛盾性、规律性。在军事理论创新中,人们往往存在重知性、轻理性的倾向,将知性认识看成是理性认识,满足于对信息化战争特点和差异的认识,而忽视对信息化战争规律的认识,在知性认识上徘徊不前。知性认识,是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支撑点”和“阶梯”,但其认识深度、广度和精度都未达到完整准确认识事物的要求,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具有稳定性、科学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识具有“恒定特征”,可以充分发挥解释、预测、指导和规范的功能:解释,对现有军事现象作出合理解释;预测,描述军事问题的发展趋势;指导,引领军队建设与运用;规范,明确建设与作战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因而,关于信息化战争的知性认识,如果不上升为理性认识,是不能发挥军事理论的引领、规范和指导作用的。

只有自觉主动将知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提高深度思考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信息化战争认识“不深不透”的问题,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向纵深发展。

一方面,应构建完整认识链。主要包括以下依次递增的三层:特点层,即知性认识,反映信息化战争某些方面和层次的特点;规律层,综合各个特点形成信息化战争内在本质的知识体系;应用层,基于规律研发作战概念、作战构想等。另一方面,应注重“化合反应”。根据已有知性认识成果,从信息化战争的总体和发展中加以抽象合成,起化学反应,完成思维抽象上升为思维具体、知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

掌握科学的知识构建方法,提高军事理论创新科学化水平

知性认识不能有效地上升为理性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方法工具。科学的知识构建方法是军事理论向纵深发展、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保证。当前,主要是要掌握以下三种方法,并注重通过“共时性”将其融合在一起。

公理方法。即通过简单直观、不证自明的道理进行推导而得出新知识、新观点的方法。若米尼指出,战争领域存在几条为数不多、不可违背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因而通过这些原理原则,结合特定时代具体战争的特征与条件,就可以科学推导出相应的理论。如,苏沃洛夫在《制胜的科学》中把军事学术原则概括为三条,即观察、快速和猛攻,其整个理论体系和观点就是通过以上基本原理推导演绎出来的。同样,信息化战争理论也可以通过一些公理推导出来,如,要构建联合作战指挥理论体系,可寻找一些指挥原理,如统一、一致、快速等,以此进行推理演绎。

假设是公理方法中的一个分支,即通过假设推导演绎理论,理论体系是否完善,取决于假设是否成立可靠。如,“网络中心战”理论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推理,其假设有:稳健的网络能够提高信息共享能力;信息共享能改进信息质量与态势感知;共享态势感知增强自同步与协同,并提供可持续能力与指挥速度;显著提高作战效能,

等等。因此,在构建一种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时,应将一些反映信息化战争本质的、恒定不变的认识提升为公理性的结论和普遍原则,或将一些不证自明的、显然成立的认识作为假设,以推出整个理论体系。

自然科学方法。基于自然科学理论构建军事理论的一种方法。起初,几何学在作战理论创新中就曾发挥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是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等自然科学理论构建的。从自然科学史与军事学术史综合起来看,自然科学理论与军事理论的融合大约经历了:机械化战争,以时钟及钟机械装置发明和运用为标志,军事理论创新基于机械原理、牛顿力学、几何学等;热力学战争,机械装置发动机处于核心地位,军事理论创新基于热力学理论;计算机战争,以计算机的诞生及其广泛运用为标志,军事理论创新基于控制论理论;信息化战争,网络成为中心,军事理论创新则可能基于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

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创新军事理论,就是依据其思维、概念框架及相关原理研发相关理论及战法。自然科学理论好比“菜单”,提供概念线索与概念网,通过重塑、重构形成新的军事理论体系。军事理论创新,应设法寻找军事体系的时代特点,以自然科学理论作为理论创新的引擎。

构想方法。构想,是以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为根据,对未知的现象及其规律作出假定性说明和解释的一种知识构建方法。构想方法的程序是:首先,提出构想。一开始提出的作战构想,不能称之为是一种理论或思想,而是一些概念,或者是一种描述,主要是为作战理论赋予初始值,再通过“迭代运算”完善。其二,研究开发。进行证明的过程,寻找、构建可以实现的支撑条件,对构想进行验证。淘汰不正确、风险大的成分,将一种初始创意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体系。其三,转化认定。经过验证是可靠、可行的知识与观念,以权威机构或命令条例等方式固化下来。

由此,根据已知的战争原理和对信息化战争的经验认识,先提出关于未来作战构想,然后加以验证,正确的保留下来,不正确的再重新修改完善。验证主要指理论检验和实践检验。理论检验,主要是看作战构想假说有没有违反战争的一般原理与信息化战争的本质特点等。实践检验,一方面,看理论能否解释新近发生的信息化时代战争的事实与现象;另一方面,发展相应的能力、武器装备、组织结构等进行实验验证。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群策集

●历史上,军事思维模式总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很容易使军队建设和作战出现重大失误和失败。

研究战争史,会发现当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敌对双方都在寻求获取战略优势或者早日结束战争,力争使用主力来进行决定胜负的战役。战争指挥者在这些战役中倾注全部智慧和尽可能多的物力人才,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活剧,在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些决定性的战役中,指挥员为什么敢于进行这样的战役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己方有足以取胜的实力和长处。两强相遇,实力更强者胜,长处更多者胜。在一些实力相当的战役中,长处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正视己方的长处显得尤为重要。

长处是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必须倍加珍惜。一支军队的长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战争中骄傲自满,容易被敌人打败,但在战争中妄自菲薄,就容易陷入悲观的失败主义。这两种思想在抗日战争初期反映得最为明显,速胜论和亡国论就是这两种思想的反映。面对强大的敌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己方的长处,就容易失去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今后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我与强敌相比,仍将存在不少差距,有没有战胜敌人的长处,如何利用好自身长处战胜敌人,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长处是相对的,战争中无常有常不败的绝招。扎马战役中,西庇阿和汉尼拔两强相遇,谁将获胜?战役开始,汉尼拔首先派出自己的战象部队。如果是迦太基在与罗马的第一次战役中使用这一法宝,可能就是制胜妙招。然而,此刻的罗马对这一招数太熟悉了,早已有了应对之策。第一招,罗马军队的几百号兵突然吹响号角,尖锐响亮的声音使一些战象乱作一团。第二招,罗马投枪兵投出密集火力,对战象很有杀伤力。第三招,当一部分没有慌乱的战象冲向罗马军队时,西庇阿在密集的阵形中预留了通道,让战象顺利通过。就这样,西庇阿通过三招化解了汉尼拔的战象战术,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由此可见,长处就像密码,未破解之前有效,一旦被敌人破解,如果自己还在依仗这些长处作战,失败就不可避免。

长处是常新的,战胜敌人必须不停地出新招。商场上经常上演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故事,军事上则可称为新招胜旧招。首先,不能抱着长处睡大觉。一支军队在发展初期,往往朝气蓬勃,而在强大之后,容易暮气沉沉。特别是一些军队在环顾四周无敌手之后,更是容易得意忘形。满清以弓马立国,纵横驰骋四方,战果累累,罕遇对手。但其满清在夺取大明江山的时候,就失去了火药的厉害,然而,坐稳江山后就失去了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的动力,昏睡二百余年,直到在英国的枪炮轰击下才清醒过来,可惜为时已晚。其次,

辩证认识己方之长

■倪志祥

要善于走出陈旧的军事思维模式。二战中,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就是沿袭一战思维模式的“杰作”,结果在战争中不堪一击。萨达姆自以为拥有上百万大军,对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缺乏敏感性,结果在海湾战争中折戟沉沙。历史上,军事思维模式总有一定的滞后性,最先发明和使用坦克的英国,却被德国坦克集群的闪电战打得丢盔弃甲,军事思维的滞后性往往使军队建设和作战出现重大失误和失败。最后,应始终保持变革求长的心态。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期,科技加速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正不断颠覆旧的战争形态,往往一个战争形态还未定型,下一个战争形态就正在孕育。在冷兵器与热兵器初期,战争形态的变化以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来计算,一次成功的军事变革就足以提高军队的建设质量,形成战胜敌人的优势。今天,日新月异的科技与纷繁复杂的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使得军事领域的变化异彩纷呈,军事科技的急剧变化,带动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军事装备和军事战术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变化,进而导致战争形态的快速变化。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变革是一种常态,要以不断的变革求生存、图强大、树优势,以获取战胜敌人的新的“长处”。

重视传统战法的深度挖潜

■史飞

挑灯看剑

随着新型侦察手段和新概念武器的广泛运用,未来陆战场将更加“透明”,“发现即摧毁”已成为现实,向地下寻求作战空间成为趋势,地下作战再次受到人们重视。据某网站披露,美国陆军预测下一场战争将在大城市发生,棘手问题将是如何占领和控制地铁、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为此,美军计划花费5.72亿美元,组织31个现役作战旅中的26个进行地下作战训练。要求美军指挥官学会对执行地下作战任务的部队进行编组、制订地下作战计划,提升在地下环境中指挥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

其实,地下作战由来已久。《孙子兵法》就曾指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我军的经典战法“地道战”,也正是凭借“隐蔽自己,猝不及防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优势,屡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任何一种战法都有其发展的历程,但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美陆军将目光转向城市地下,正是传统地下作战的延续。尽管作战手段、作战样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依然能够窥见传统甚至古老战法的“痕迹”。

结合时代变化,对传统战法进行创新性运用,中外战争史都不鲜见。我军在战争年代广泛运用的“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法,就是中国传统兵法中的经典。2014年,俄罗斯登陆克里米亚,正是巧妙运用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等传统战法

谋略,在北约天星网的严密监控下,才创造了大部队瞒天过海的奇迹。多年来,西方国家一些军事院校开设《孙子兵法》课程,也印证了传统战法的魔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柴自珍的这一真知灼见,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知道”与“为史”的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军事领域。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历史虽已造了数不清的优秀战法,许多战法虽已久远,但其蕴含的制胜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还可以通过创新性运用,成为克敌制胜的高招妙法。因此,可以说,“欲创战法,必先为史”。战法创新,既应注重原创,也不能忽视对传统战法的深度挖潜。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要善于学习战争、研究战争,头脑里如果装着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战例、战法,面对瞬息万变的敌情和稍纵即逝的战机,自然能够信手拈来拿出胜敌之策。为了让传统战法再显神威,除了多研读战例、熟记战法,指挥员还应多研究老战法的在新的战场环境下的运用与发展,尤其是对其使用时机、兵力编成、指挥方式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使之符合信息化战场制胜机理。

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说过:“我们应该永远牢记两条真理:一条是,假如后人总是不肯推翻自己所继承的传统,那么恐怕到现在我们还生活在洞穴中;另一条是,假如只是一味地推翻,那么我们用不了多久又会重新回到洞穴中去。”怀着敬畏之心,尊重历史与传统,充分挖潜这座宝藏,做到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才是一种更为科学严谨的战法创新精神。

观点争鸣

●发挥品牌聚合能聚力的效用,更好地为备战打仗服务。

军事演训是锤炼打赢硬功的最好形式之一。当前,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加速嬗变,我军适应战争形态转变挑战,实战化训练也在不断走实走深。在这个百舸争流的新时代,中国军队在全面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中,也有着怎样展示好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形象,讲好中国军队自身故事的大课题。面对开放的现代化军事训练环境,各级演训组织者在推进实战化训练过程中,也要树立品牌意识,并以此为牵引,不断发挥品牌聚合能聚力的效用,更好地为备战打仗服务。

品牌设计鲜明形象,彰显我军军特色。品牌是用来传播的,需要科学设计,应注重突出大国气魄、彰显我军军特色。首先,应体现历史使命、文化传承。在品牌定位、品牌命名、标识设计和荣誉配套上,要与我军优秀传统文化和军事特色一脉相承,体现我军不怕牺牲、不畏强敌的革命特质和抵抗侵略、巩固国防的使命底色,突出我军战略转型和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树立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形象。其次,应注入时代特色、创新元素。梳理固化部队训练传统经验

军事演训也要有品牌意识

■赵中其 南联社

和现有训练品牌,大胆赋予其时代特色、创新元素和新的内涵。对于军内外普遍认同的品牌,要继承发扬,提炼使之品牌化;需要创新改造的,注入新时代强军实践新元素。再次,要易识别传播、有影响。可以借鉴美军演训品牌的一些做法,体现我军爱好和平、积极防御、不畏强暴、英勇顽强、与邻为善的形象,力求特色鲜明,形象生动,好记忆好传播。

品牌塑造应多维立体,丰富体系层次。未来战争是体系对抗,军事训练必须练体系、练系统,演训品牌也需要成体系打造,纵向有层次、横向有跨度、内在有深度。既有全军层面的大型战略演训,也要有针对战略方向的定制训练,还应考虑各军种特色的军种演训。这些年,我军演训品牌初步形成体系,但总的看,还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涵盖各战略方向、覆盖各军种各要素,从战略到战役战术、从军种到联合乃至与外军友军联合演训的品牌体系。演训品牌核心价值、名称等确定以后,应全方位多维打造,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坚持理念统一、口径统一,形成一致

的品牌文化认知;坚持实战贯穿,提高品牌含金量,丰富演训内容、拓展演训使命、创新演训组织、形成演训特色;通过品牌演训培塑训练文化,激励官兵敢打必胜、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

品牌运用应宏观统筹,发挥综合效能。在积极打造军事演训品牌的同时,更应注重品牌运用,服务国家战略和政外交斗争需要,发挥其综合效能。首先,应慎选时机、针对应用。把正常演训、局势变化、大国博弈、危机应对和定制威慑演训有机结合起来,正常演训应突出快速反应、备战打仗,形势变化要突出新质能力、未雨绸缪,大国博弈要突出战略力量、坚定意志,危机应对要突出抢占先机、塑造态势,定制威慑要突出针锋相对、量身定做。其次,应开放透明、展现自信。理论上,所有的军事演训都可以透明。针对我军实际和战略要求,品牌演训应坚持显隐结合,以显为主,准确把握宣传的频率方式和

深度广度,既展示强大实力于公众,发挥品牌影响力;也应把握宣传时机,或提前或事中或推后、因时因事而定,争取演训品牌最大效益。要适应军事力量走出去、国际交往常态化、国家安全全球化等新情况新需求,加强对外军事交流、强化国际联合演训,在常态交流中增进互信、展现实力。再次,应灵活传播、放大效应。在当今“秒读”时代,信息传播拼的是速度、讲的是效率、抢的是“头条”。如何积极适应新媒体,宣传打造特色军事演训品牌,为国家利益和军种发展战略服务,是我军面临的现实课题。应坚持全程打造,从演训方案设计之初就考虑品牌推广问题,演训过程搞好数据采集、信息传播,并注重形成“组合拳”。要讲究方式方法,灵活运用专家解读、智库发声、新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把集中报道与全程传播、场面展示和深度解读有机结合起来,发现闪光点、制造聚焦点、形成舆论点,使信息传播与军事演训相得益彰、相互增益。

实战化军事训练面面观